

有限空间中的无限延伸——苏州古桥营造对 侬寨风雨桥改建的启示¹

钱艺

(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 100872)

【摘要】文章对“有限空间中的无限延伸”这一主题进行思考，将目光聚焦到苏州园林艺术中古桥的空间营造上。通过考察整理，作者总结出让有限空间得以无限延伸的三种方法：主观引导、时间介入、消隐边界，并提出将三种方法应用于侬寨风雨桥的改造设计中，以期化古开今、推陈出新，探索风雨桥改造新模式。希望能恢复侬寨风雨桥的民族载体功能，激活广西柳州市三江高秀村侬寨活力。

【关键词】苏州古桥 空间营造 侬寨 风雨桥 设计改造

【中图分类号】J59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1002-8900(2021)02-0249-04

“有限空间中的无限延伸”这一主题最早由当代策展人冯博一提出，他结合自身策展经验，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存在状态的变化、“空间位移”产生的不确定性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和表达^[1]。“有限空间中的无限延伸”在诸多艺术作品中都有所体现，无论是绘画中从二维空间到四维空间的跨越，还是戏剧舞台上空间符号“能指”与“所指”之间的关联，这一主题为古今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大的灵感。它时刻提醒着创作者跳出“边界”与“表皮”的局限，将“瞬间”无穷放大，构建新的时间秩序，赋予作品无限魅力。

一、空间的有限与无限

我国的园林艺术根植于传统的诗词与绘画中，高度概括自然风貌，在有限空间中经营位置，追求意境的层层深远，文人造园被认为是中国人“诗意地栖居”。传统的造园技巧展现出人们对空间的依赖和探索，古桥作为园林艺术中沟通相邻空间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，将借景、障景、对比等诸多手法集合起来，除了能展现文人的生活意趣，更多地表达了他们立足于世的思考和追问。从这一角度出发去看待空间的有限与无限，能够为今天的设计创作打开新的思路。

如果具象地看待空间的有限，可以将其视为“透明的盒子”，有限指的是边界和表皮。当代学者用“园”字解释园林，指出园林的基本要素是院墙内经营的山石、水景和树木。院墙既是隔离街巷、分隔空间的载体，也是界定造园尺寸的范围。而隐藏在院墙中诸多要素的经营排布，则在不同的造园语境下呈现出不一样的意境。

苏州地处长江下游平原，位于太湖之畔，地势低缓、河湖众多、水网稠密。桥梁铸造随地形而成，桥不仅是交通的主要道路，更是苏州当地的文化载体。苏州桥梁的选址一般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，在遵循造园意境的前提下，跨池越涧、连接景点。造园者在筑桥之初，就在位置经营等方面表现出对空间的把握，尽量打破空间尺度的限制，借助框景、空间对比等方式，尽可能地为人们展现不同的园中风貌。

¹**作者简介：**钱艺，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 2019 级硕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景观与建筑设计。

二、苏州古桥空间延伸的方式

今天的苏州城被誉为园城、水乡、桥都，苏州古桥联通街巷交通、划分街巷名称。早在唐宋时期，曾任苏州刺史的诗入白居易有云：“绿浪东西南北水，红栏三百九十桥”。宋代《平江图》石刻上刻绘有桥 359 座。在 1999 年 1 月份的统计中，苏州古城拥有桥梁 186 座。今日苏州依旧呈现出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的古朴风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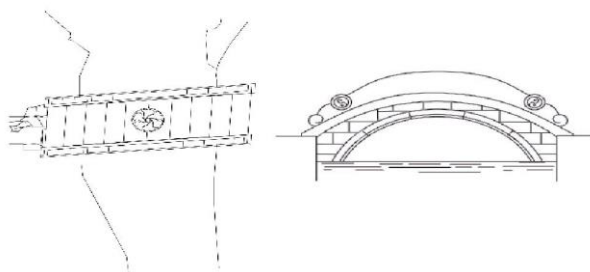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引静桥外观(作者绘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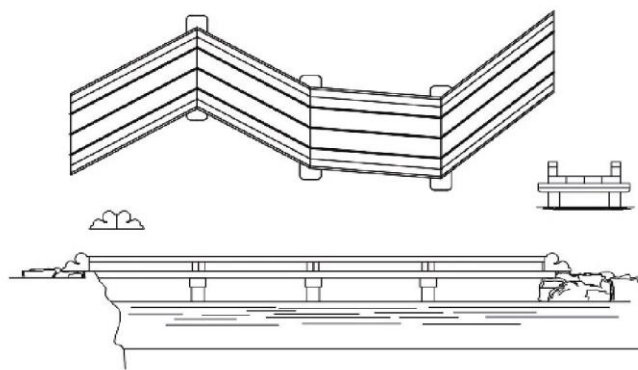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曲桥外观(作者绘)

苏州园林古朴典雅，园中更是古桥众多。桥梁架设于园中某一固定地点，成为空间中的永久性建筑，在视觉上有着良好的艺术效果。古时造园者无一不注重桥址选择和观赏效果，力求与景色协调统一。通过对苏州的实地考察和资料整合，笔者发现苏州园林中的古桥有廊桥、曲桥、拱桥、平桥、石桥等多种类型，在当地众多园林空间中有着不同体现，令人不得不赞叹造园之巧。

下面，笔者总结了苏州古桥通过主观引导、时间介入、消隐边界这三种方式跳出院墙的局限，从而达到空间的无限延伸。

（一）主观引导——三步引静桥

我国知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从周称网师园为“以少胜多的典范”。园内各景多采用空间对比、以小见大、题词隐喻等手法，主观地打破游园者身处的景象，因此，游园不仅仅是看，而且需要借听觉、嗅觉以及联想等多种途径综合地感受。

网师园分为东、西两部分，花园核心为碧潭“彩霞池”，池水占地半亩，东南西北侧分向南北延伸，呈勺状。园内环池造馆、叠石立木，横卧在彩霞池东南、西北水湾口的两座桥遥遥相对，即单孔引静桥和四折平曲桥。引静桥位于彩霞池上，长 2.4 米，桥面宽 0.7 米，桥栏高 0.2 米，全桥共 8 级石阶组成，中间有 0.5 米长的石板桥面，石板上刻有牡丹图案（图 1）。桥孔高 1.7 米，有络石藤贴墙而生。外形上整体造型小巧精致，采用天然石质表面，在造园中取“身登青云”之意。

引静桥的位置经营与周边环境取得了协调一致的效果，看似贴近自然环境的背后是造园者的精心策划。从摆放位置来看，安放偏南则无法凸显其用，位置过北则略显单薄无力。桥体沟通山道、崖岗、石路、小路、溪涧等元素，斜跨“槃涧”之上，显得活泼灵巧。东西座向打破了石路、溪涧南北向的单调形式，由路面到桥面再到山道云岗，不断变化的视觉起伏感使空间层次更加丰富。引静桥精炼的体量使得西侧云岗高耸突出，柔和的曲线衬托了假山的崎岖峻拔，下方的槃涧也由此显得格外深邃幽远。“高山空谷”的意境从这一景观中呈现出来，动静相宜、刚柔相济，展现出“以小见大”的造园风采。

（二）时间介入——三折平曲桥

中国古典园林将一切影响人的感官因素综合利用起来，从而营造出诗画一般的意境。《牡丹亭》中杜丽娘说“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”。人的主观感受随春夏秋冬时令变化，也会随雨雪雾晴等天气变化。造园者藉由作品本身的未完成性来表现自然不断流变、不断生成的真实。^[2]当四时之景不可避免地进入园中，游园者的心境随着景象而转变，造园之人借此打造一段因时而动的演出，循环往复、无始无终。

位于彩霞池西北角的三折曲桥，在空间上与引静桥形成了围绕彩霞池的环通路径。折线曲多弯多，较直线更长，游园者在桥上的观赏时间得以延长。曲桥丰富了游园者的动线变化，行走其中，观园角度也会随之转换。桥宽约1米，总长8米，栏杆高0.3米，桥体由花岗岩条石拼铺而成，饰有云状图案（图2）。曲桥漫步，人们捕捉到的每一个“瞬间”构成了桥上独有的时间体系，视线因步移而动，由西向东依次可见东北角的看松读画轩与泓潭；进一折，可见半山亭与游廊古香古色；再进，竹外一枝轩、五峰书屋景深意美；最后一折，苍松古柏、牡丹花木映入眼帘。造园者准确把握了游览曲桥时的节奏变化，精心安排了游人的视点、视距和视角，这在空间造景中极具可鉴之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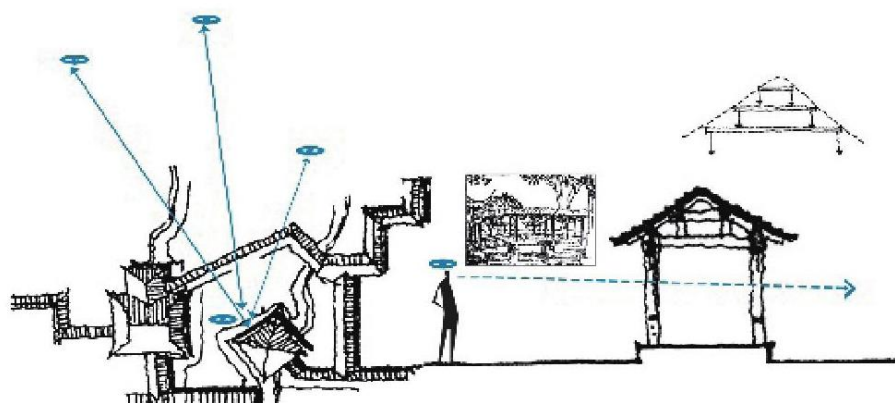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小飞虹（彭一刚《建筑空间组合论》）



图4、5 金哨风雨桥现状



图6 金哨风雨桥周边环境



图7 风雨桥改造最终设计成果

除了将四季引入园中，以达到有限空间的无限延伸之外，网师园的造园者也置身于一种无限的创作过程中。造园者从“在场”与“当时”的角度出发，亲身走入园子，对一石一木进行挑选排布，最终呈现出一幅幅充满“现场”意义的景致。在当今的建筑设计和规划中，通常优先考虑交通动线以及路网，将通行能力放在首位，再基于功能进行区域划分。在对网师园平面图进行整理时，笔者发现其路径空间的产生是由建筑、山石、水体这些实体要素摆放后的剩余空间形成的，明确的路径除了廊道以及小桥外，其他都不易辨认，多有意隐藏起来。

（三）消隐边界—廊桥小飞虹

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《依于本源而居》中提到：“空间形象塑造实现于界面构成，即内外部的确定。……在其中诸界面缠绕着一个与外部相对的内部。”其强调了“边界的厚度”。我国学者彭一刚在《中国古典园林分析》中指出：“园林空间的渗透与层次变化，主要通过内外空间的分割与联系造成。”对景、框景、借景都是把一个空间的景物主观而又巧妙地引入另一空间，使得室内外相互渗透，边界得以消隐。廊桥作为园林建筑之一被赋予了曲折通透的外观，与周边环境相互融合、共成一体，同时连接水陆通道，分隔开的空间也独成院落。

拙政园的“小飞虹”（图3）及周边环境构成了以桥为中心的闲静水院。设计者巧妙地将古代亭廊桥移植于园林，被誉为廊桥典范。小飞虹用“虚隔”的方式打破了内外空间分隔的界线，使内部的池水院落延伸到外部的自然环境中，同时引外部空间入院内，平衡了“有”与“无”的矛盾。站在小沧浪北望荷风四面亭，以见山楼作为远景，可通过小飞虹框景，由此丰富空间

层次。从香洲船台透过小飞虹亦可回看听松风处，小沧浪逐次递进，各成景致。

三、空间延伸在侗寨风雨桥改造设计中的应用

苏州古桥形体与其周边水系、地形、植被等自然条件的关系密切，既满足了自身应有的实用功能，又实现了作为文化载体的精神功能。框景、对景、点景等都可以通过置桥营造来实现。对苏州古桥营造中“空间延伸”的研究，是设计者对三江地区风雨桥进行改造的重要依据。

广西柳州市三江地区的高秀村是一个典型的侗族村寨。鼓楼、风雨桥是其特色建筑，在一定历史阶段扮演着侗寨生活中的重要角色。经过调研，设计者将改造方案的选址定在高秀村金哨风雨桥（图 4、5）。风雨桥在传统侗族生活中十分重要，它既是交通枢纽，又是精神载体，与苏州古桥的功能和内涵相近。但是随着时代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有了许多改变。与苏州园林被列为重点保护单位不同，该地区以风雨桥为主的传统建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作用，拟定改造的金哨风雨桥俨然成为村寨中的一处“遗迹”，它在现实中的作用也被外界环境所局限。

通过对苏州古桥的调研分析，设计者将考察结果运用到设计改造中。风雨桥改造设计借鉴苏州古桥融于环境、注重选址的特点，利用风雨桥附近的地形地势，因地制宜，对环境进行较少的改动，依据原有木构搭接方式进行延伸。

网师园内曲桥三折，分成四色独景，巧妙地将植物、建筑、景观构筑物等融为一体。在风雨桥改造中，设计者借助建筑、水体、植被的相互遮挡关联，力求构成新的、有呼应的统一系统，进而丰富视觉层次。

网师园内动线丰富、可选路径多样，引静桥体量虽小，亦可沟通东西路径、打破南北单调交通。在对风雨桥的改造中，设计者通过细化行为路径、丰富动线以及加筑等方式，使人们不再单一地双向穿越风雨桥，而是让村内外产生不同的动线变化，参观者可自行选择参观路线。

从平面图（图 6）中可看出该地区路径明确，并无建筑、水体、山石等遮挡关系，大多依据地形地势自然形成，再加以简单的改造。网师园中的引静桥与曲桥在地理位置选择上，既满足了交通需要，又注重景观与视觉要素的营造。与之相比，金哨风雨桥位于村口，起跨水交通作用，风雨桥与村中鼓楼、民居遥相呼应，可以相互借景。但是金哨风雨桥呈西北—东南走向，桥身位置以及桥两侧的木块遮挡并不能满足最佳视点的呈现。所以，拟定设计中增加观景平台、瞭望平台。从周边环境来看，桥周围有大片水田、菜地，农人往来及劳作频繁，风雨桥单一的交通功能无法满足当前的生活需求。因此，设计中可相应增加亲水、盥洗平台。网师园的主要造景点位于人口密度最大的集中点，而风雨桥则不然，其桥身位于村口，不属于主要居住区。出于对村民生活的私密空间的保护，可从农活间隙、亲水休息等方面进行改造设计。

借鉴以上对苏州网师园引静桥、曲桥及周边环境的分析，以及对侗寨风雨桥及周边环境的分析，设计团队将二者动线、视线、植被、路径、环境等进行了不同的优劣对比，所得结论皆作为改造设计的依据。基于风雨桥木结构的原貌，通过对木结构进行延伸加建，最终赋予风雨桥新的功能、样貌、行动路径、视线延伸平台（图 7）。

结语

从传统的造园到如今的多维度生活，社会各界一直在探讨“空间、物、人”三者如何更好地相互依存。好的设计会让人们超然于空间本身，沉浸在自我中。正如日本设计师原研哉所说，只有“社会了解设计的意义所在，设计师才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，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良性循环”叫留存至今的古桥蕴含着古往今来设计者的所思所想，同时传承着地域文化。无论是从物质空间还是无垠的精神世界来看，苏州古桥作为传统建筑文化之一，其历史文化价值毋庸置疑，对其研究、保护、传承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。不应孤立地把古桥个体、传统装饰纹样等作为传统建筑及民族文化的代表，单纯地复刻、推广具有一定局限性。

设计者需要亲身体验、发掘，若能置身于传统建筑中，便可更好地得其精华、传其匠心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冯博一.有限空间的无限延伸——关于“空间位移”的思考、想象与表达[J].东方艺术,2005（5）:22-27.

[2]兰友利.绘画的时间性[D].中国美术学院,2013.

[3]陈慕祎.原研哉设计思想研究与思考[J].文存阅刊,2017（14）:163.